

▲ 机警的探长

▲ 马斯顿庄园的悲剧

▲ 爱的觉醒

▲ 流行歌曲之王

▲ 迟来的爱情



● 世界通俗文学丛书

爱的觉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爱的觉醒

本社选编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6开本 6.75印张 18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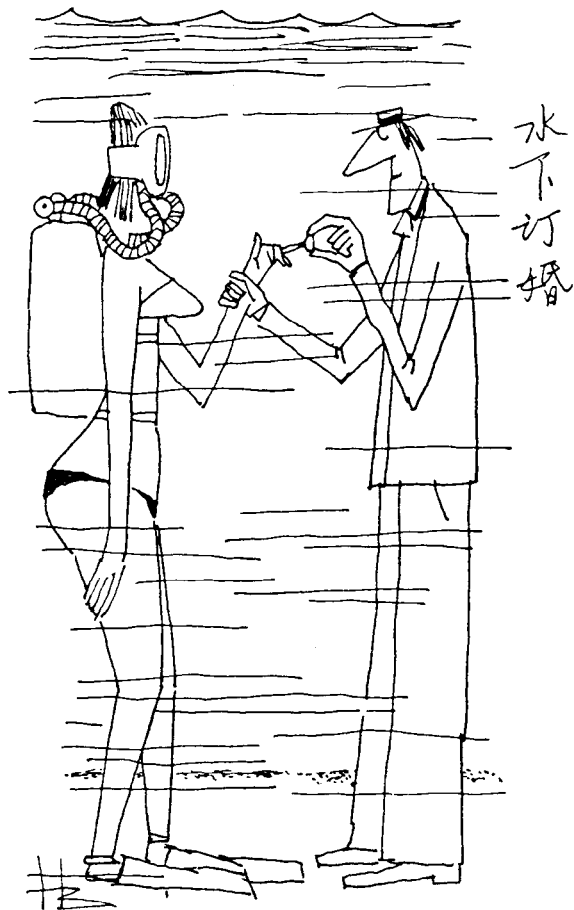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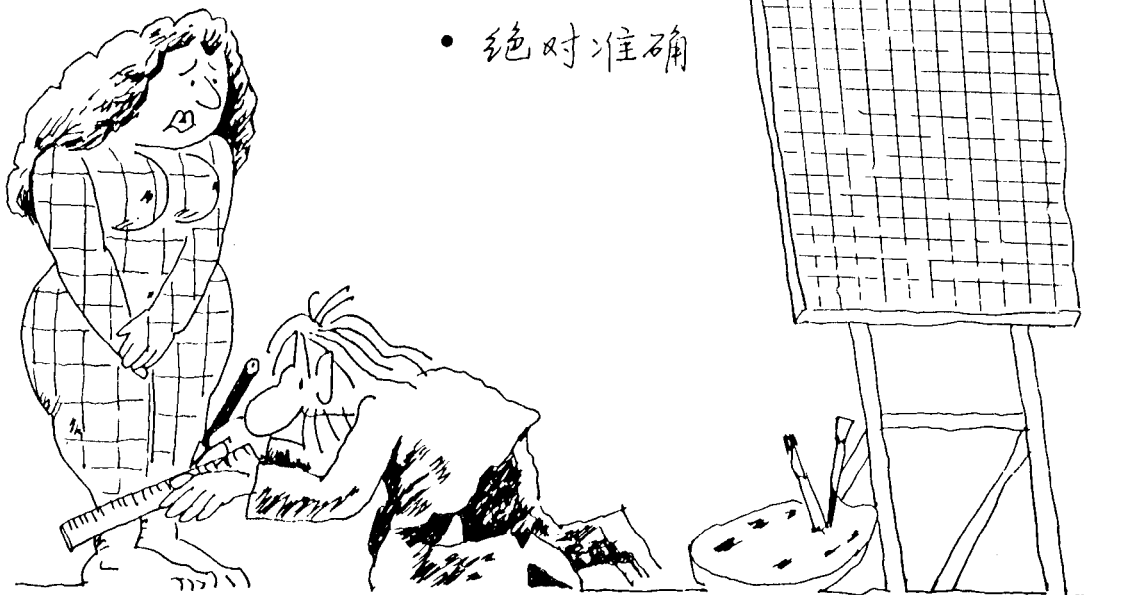
统一书号: 10107·526 定价: 1.05元

• 外国幽默画 •

勤力复制



• 绝对准确



① 安列斯第一次到巴黎，住进了一家旅店。



② 他乘车去电报局
发电报向妻子
告诉了自己
在巴黎的
住址。



出电报局后，
安列斯乘兴逛大街

③ 准备回
旅店时，安
列斯
忘记
了地址。



他只好再去
电报局发电报

要妻子赶快把地址告诉他。

方隆昌画

方

I 25
223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社编辑、出版的《世界通俗文学丛书》中的一种，所选作品均系世界各国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本书内有：

机警的探长 堪称法国的福尔摩斯的亚森·罗平化名吉姆·巴尔奈特，开了一家私人侦探事务所，配合警方侦破了八个疑难案件。他所表现出的机智、大胆、果断和诙谐使人叹服。

马斯顿庄园的悲剧 英国著名女作家克里斯蒂笔下的比利时侦探波洛受托调查庄园主马特拉维先生的死因。波洛通过现场调查、严谨的推理和高妙的“招魂会”查出了凶手。

爱的觉醒 科迪娜小姐富有而轻浮，勒布鲁门特先生垂涎其财而并不爱其人，于是他施展骗术，使科迪娜小姐受骗上当。著名作家莫泊桑深刻揭示了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面目。

古堡姻缘 青年军官皮埃尔在古堡与贵族小姐科洛德相遇。临别前皮埃尔以金戒指相赠。可这枚戒指上的格言正好与小姐的戒指上的格言互为上下句，而这枚戒指理应是小姐的未婚夫——表兄吉拉尔的。好事多磨，有情人终成眷属。

流行歌曲之王 旅居美国的西班牙歌星胡利奥·依格莱西亚斯被称为当今世界上的“流行歌曲之王”、“超级歌星”。这篇文章会加深您对他的了解。

分身女人 少妇萨比娜能随心所欲地分出自己的身体和思想到任何地方，她能同时与世界各地的六万七千个情人恋爱。奇怪吗？这可算得上是西方社会人的变异吧。

迟来的爱情 一代“球王”贝利的脚下功夫，曾使亿万球迷们为之倾倒，如今他的爱情，亦使球迷们兴奋、激动。

19161

世界通俗文学丛书

本社选编

爱的觉醒

目 录

机警的探长	[法国] 莫里斯·勒布朗 著 (1)
	佳木逸风 译
古堡姻缘	[法国] 吉·香特普莱尔 著 (52)
	张继双 编译
马斯顿庄园的悲剧	[英国]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74)
	李志兵 邵旭东 译
爱的觉醒	[法国] 莫泊桑 著 (81)
	马涤吾 译
一个女明星的苦恼	[哥伦比亚] 萨莫尔·巴拉 著 (85)
	寒天 译
分身女人	[法国] 马塞尔·埃梅 著 (87)
	高强 译
流行歌曲之王——胡利奥·依格莱西亚斯	[西班牙] 埃·贝科维奇 著 (102)
	齐南 译
迟来的爱情——球王贝利访问记	[巴西] 丹内·贾卡德 著 (104)
	文静 译

机警的探长

[法国] 莫里斯·勒布朗 著
佳木逸风 译

水在一滴一滴地流

阿塞尔马纳男爵那座位于圣日耳曼区的宽大公馆的院子里响起了门铃声，女仆很快就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夫人约定四点钟会面的那位先生来了。”

阿塞尔马纳夫人打开信封，看到里面有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巴尔奈特事务所 免费服务”的字样。

“请这位先生到我的小客厅里去。”

“瓦莱莉——美丽的瓦莱莉！”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可惜已经这样叫了三十多年。她是个身体矮胖，衣着华丽的女人。她脸上小心地化过妆，虽已徐娘半老，但仍自命不凡，她脸上经常流露出傲慢、有时甚至很冷酷的表情，但仍很有魅力。作为银行家阿塞尔马纳的妻子，她深为自己的富有，为自己所交往的人，为自己的公馆，一句话，为自己的一切感到自豪。上流社会至今流传着她的一些风流韵事，甚至传说她丈夫曾经想跟她离婚。

她先来到阿塞尔马纳男爵的房间。男爵上了年纪，身体不好，因为心脏病发作已经卧床好几个星期了。她向他问了安，心不在焉地扶了扶垫在他背后的枕头。他轻轻地问道：

“刚才不是有人按铃吗？”

“是有人按铃。是别人为咱们的那件事向我推荐了那个私人侦探，据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那太好了。”银行家说道，“这件事搞得我心烦意乱。我为它伤了不少脑筋，可是仍然不得要领。”

瓦莱莉看起来也很忧虑。她离开丈夫的卧室，来到自己的小客厅，看到里面坐着一个穿着有些异样的人。这人身材匀称，肩宽胸阔，显得很强壮，可是却穿了一件黑色的、更确切地说是墨绿色的礼服，那衣服的料子象绸布伞面一样闪闪发光。他年轻，表情刚毅，线条突出，但是脸上的皮肤却很粗糙，红红的，凹凸不平，跟砖头一样。一双流露着冷漠和讥讽的眼睛里，充满着青春的活力；那只单镜片被他一会儿戴在左眼上，一会儿戴在右眼上。

“是巴尔奈特先生吧？”她问道。

还没等她把手缩回去，他就俯下身，用一个很夸张的动作吻了她的手，紧接着还轻轻地咂了咂嘴，好象他在品尝着这只手上的香味。

“吉姆·巴尔奈特，愿为您效劳，男爵夫人。我收到您的信以后，就赶紧刷刷我的礼服跑来了……”

她被弄得不知所措，心里在想是不是把这位客人赶出门去。然而，他却象个很懂得上流社会礼仪的绅士一样落落大方。她只好说道：

“人家告诉我，您是善于侦破疑难案件——”

他很自负地笑了笑：

“因为我有一种天赋，一种眼明心亮的天赋。”

他说话的声音很温和，但语气却很蛮横，整个态度都流露出一种隐约的讥讽。他对自己和自己的

天才是如此的自负，使得别人也不由得信任起他来。瓦莱莉深深受到这个外表庸俗的私人侦探的威慑。她很想扭转这种局面，于是就含蓄地说道：

“也许咱们应当事先谈好……条件……”

“完全没有必要。”巴尔奈特说道。

“可是——”她也笑了，“您总不至于仅仅为了获得好名声而当私人侦探吧？”

“巴尔奈特事务所完全免费为顾客服务，男爵夫人。”

她显得不太高兴。

“我本来希望能商定一种补贴办法，一种报酬。”

“一种小费！”他挖苦地说。

但她仍然坚持道：

“可是，我总不能……”

“欠我的人情？一位漂亮的女士从来不会欠任何人的情情的。”

大概是为了挽回自己这句过于放肆的俏皮话，他又立即补充道：

“而且，您大可不必为此担心，男爵夫人，不管我能为您效多大的劳，最后我都会妥善安排，使我们谁都不会欠谁的人情的。”

他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是不是准备自己掏腰包来支付费用？他愿意要一种什么样的报答方式呢？

想到这里，瓦莱莉不禁浑身一颤，满脸通红。确实，巴尔奈特先生给她带来一种隐约的不安，就象人们在强盗面前的那种感觉似的。她还想到……天哪，真的，……她还想到她大概是在跟一个爱上自己的人打交道，这个人选择了特别的方式来到她面前，可是怎么才能弄清楚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在上述情况下，她应当采取怎样的应付措施呢？她感到惶恐不安。同时，她又对他充满信心，准备听从他的安排，不管后果如何。因此，当侦探问起她求助于巴尔奈特事务所的原因时，她没有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她说得很简短。

“事情发生在前天，星期天，我请了几个朋友去打桥牌。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跟平常一样，很快就睡着了。早晨四点钟时，更确切地说是四点十分，一阵响动把我吵醒，紧接着又传来关门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从我的小客厅那边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从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巴尔奈特打断她的话说。

“是的。”这个房间一侧跟我的卧室相联(巴尔奈特充满敬意地朝她卧室的方向看了看)，另一侧连着

一道走廊，走廊通向佣人走的楼梯。我听到声音后就起来了。”

巴尔奈特又朝着男爵夫人起来的方向看了看。

“这么说，您就起了床？”

“我起了床，来到客厅，点亮灯。屋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是这个小玻璃柜却倒了，里面装着的小摆设、小塑像等也都倒了，其中还有一些东西被摔碎了。我来到我丈夫的卧室，他正在看书。他说他什么声音也没听见。他很不放心，就摇铃叫来管家，管家立刻进行了搜查。第二天早晨，警察局的人又接着搜查。”

“结果如何？”巴尔奈特问道。

“结果是：碰倒玻璃柜的人来无影去无踪。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又是怎么出去的？这始终是一个谜。不过，人们在一个软垫下面的一堆小摆设碎片中，发现了半截蜡烛和一把手柄很脏的冲头。我们记得前一天下午，一个管子工曾在我丈夫的盥洗室里修理过洗脸池的水管。人们向那个管子工的老板进行了调查；他认出了那个工具，在他那里又找到了另外半截蜡烛。”

“这么说，”巴尔奈特又打断她的话，“从这方面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是的。”但是，这一情况很快就被另外一个无可置疑的、同时又令人困惑不解的确凿的情况给推翻了。调查结果发现，那个工人已在当天下午乘六点钟的特快列车到布鲁塞尔去了，并在半夜抵达布鲁塞尔，也就是说在出事之前三个小时。”

“那么这个工人现在回来了吗？”

“没有。到了安特卫普^①以后就再没有找到他的踪迹，他在那里花钱象流水似的。”

“这就是全部情况吗？”

“全部情况。”

“有人在负责调查这个事件吗？”

“贝舒侦探。”

巴尔奈特显得不胜欢喜。

“贝舒？啊？这个了不起的贝舒！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男爵夫人。我们曾有过非常好的合作关系。”

“正是他向我提起了巴尔奈特事务所。”

“大概是他查不出什么结果吧，是不是？”

“确实如此。”

“这个正直的贝舒！我能为他效劳真是不胜荣幸！……能为您效劳更是如此，男爵夫人，请相信

^①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一城市。

我的诚意……尤其是对您！”

巴尔奈特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玻璃上，思索着。他用手指敲着玻璃，嘴里吹着一支舞曲。最后，他回过头，走到阿塞尔马纳夫人身旁，说道：

“贝舒一定认为您也持同样观点——有人企图行窃，对吗？”

“是的，但是这个企图未能得逞，因为没有丢失任何东西。”

“就算是这样吧。不管怎么说，这次企图是有明确目的的，而且，他本人很清楚作案目的何在，对不对？你知道他想偷什么东西吗？”

“我不知道。”瓦莱莉犹豫了一下，说道。

私人侦探笑了。

“男爵夫人，您允许我耸耸肩表达我的敬意吗？”

他不等回答，就讥讽地用一个手指指着客厅墙壁上一块布帘，问道：

“这块布后面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她惊慌失措地回答，“您问这是什么意思？”

巴尔奈特先生用严肃的语气说道：

“意思是，哪怕是最粗略的搜查，都会使人发现这块正方形的围墙布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男爵夫人，有些地方已经和护墙板离开了一道缝。所以，完全可以设想，男爵夫人，有一个保险箱藏在里面。”

瓦莱莉不禁颤栗了一下：巴尔奈特怎么能凭这么一点迹象就能猜到这一秘密呢？她猛地卷起她指着的那块围墙布，里面露出一个钢质小门。她慌乱地扭动了保险箱锁上的三个按钮，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使她惶恐不安；她怕这个奇怪的人会利用这几分钟时间把她抢劫一空。

她从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保险箱，脸上立刻浮现出一种满意的微笑：保险箱里是一条非常漂亮的珍珠项链。她急忙把它抓在手里，三排珍珠串子从她手腕上滑了下来。

巴尔奈特笑了起来。

“现在您放心了吧？男爵夫人。噢！不过，那些到家里来作案的盗贼往往非常狡猾，非常大胆的！您应当小心，男爵夫人！因为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漂亮的手饰，我现在明白别人为什么要偷它了。”

她表示异议：

“并没有偷。即便是有人想偷的话，那这种企图也未能得逞。”

“您真是这样认为吗，男爵夫人？”

“我当然这样认为的！因为项链就在这里！因为

它就在我手里拿着！要是偷走了就不在了，可是，它还完好无缺地在这里。”

他不慌不忙地纠正道：

“这的确是一条项链。但是，您可以肯定它就是您的项链吗？您敢肯定这条项链值多少钱吗？”

“什么？就在不到半个月之前，我的首饰商还估它至少值五十万法郎呢！”

“半个月……也就是说出事那一夜之前的五天……可是，现在呢？……请注意我对此是一无所知……我本人并没有对这条项链做过鉴定，我只不过是在作一种假定……我想问，您是否有某种怀疑？……”

瓦莱莉一动不动，心中估摸着他说的怀疑是指什么？此刻，她心里萌发出一种模模糊糊的不安。她用两只手捧着这堆珍珠，掂量着它们的分量。突然，她觉得这堆珠子越来越轻了。她仔细看着，发现这堆珠子的色彩与原来的不一样，光泽也不相同，珠粒大小不一，做工粗糙，总之，产生了一大堆令人心慌意乱的问题。

巴尔奈特轻轻地说道：

“好极了！您开始有所觉察，仔细看看，男爵夫人，您就会分辨真伪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符合逻辑！您的对手是偷梁换柱。这样一来，似乎什么也没有丢失。要不是那该死的玻璃柜被碰倒发出声音，那么，这件事就会干得人不知鬼不觉，永远是个谜。而您呢，在未发生新情况之前，始终不知道真正的项链已经不翼而飞，而戴在您雪白的脖颈上的这条项链却是假珍珠做的。这样，我们就得出了第一个结论：项链已经不翼而飞。不过，咱们不能就此止步，男爵夫人，下一步咱们就要弄清是谁偷走了它。这完全符合破案的逻辑。一旦我们弄清谁是小偷，我们就可以夺回被他偷走的东西了……那将是我们要做的第二步。”

他友好地轻轻拍着瓦莱莉的手。

“要有信心，男爵夫人，咱们正在取得进展。如果您允许的话，我首先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假设是侦破中一种非常有用的手段。我们假设，您的丈夫，虽然身体很弱，但那天夜里仍然强撑着从自己的卧房来到这里；假设他点燃了那半支蜡烛，无意中利用了管子工丢失在这里的工具，打开了您的保险箱，然后笨手笨脚地碰倒了您的玻璃柜；因为怕您听到声音，就急忙逃回去了。这样一来，事情就一目了然了！在这种情况下，盗贼来无踪去无影不就是件很自然的事了吗？保险箱被打开，又没有撬锁的痕

迹，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阿塞尔马纳男爵可以随意出入您的房间，常常在夜晚跟您一起来到这间小客厅，看到您怎样开锁，记住了开锁的松扣声和两扣之间的间隔时间，数了保险卡槽的数字，慢慢就知道了暗码的三个数字。”

听着这个小小的假设，瓦莱莉好象被吓坏了，看她那样子好象眼前又出现昔日的往事。

她惶惶不安，轻声说道：

“你疯了！我丈夫不可能……如果说那天夜里有人进来过的话，那也不会是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提示道：

“您的项链有复制品吗？”

“有……十五年前买这条项链的时候，出于谨慎，他让人复制了一条。”

“那条复制品在谁手里？”

“在我丈夫手里。”她答道，声音很轻。

吉姆·巴尔奈特高兴地总结道：

“您现在手里拿的正是复制品！正是它取代了那条真正的珍珠项链，他把真正的珍珠拿走了。出于什么原因？阿塞尔马纳男爵的富有使他排除了一切偷窃的嫌疑，所以我们应当考虑某些私生活方面的原因……是为了报复……为了折磨您，让您痛苦，或者是为了惩罚？对不对？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是可能有某些轻率举动的，这也是很合情理的，但有时候做丈夫的对这种事会很严厉的——请原谅，男爵夫人，我无权干涉你们夫妇的私生活，只是想在您的允许下，找到您的项链而已。”

“不！”瓦莱莉猛地向后退了一步，“不！不！”

她突然感到再也不能容忍这个私人侦探了！这个家伙仅仅用了几分钟的谈话，有时简直是在开玩笑，用违反警方调查的方式，轻而易举地揭开了她身边的所有秘密；并且用嘲笑的语气，向她指出了命运正在驱赶她走进深渊。她不想再听见他那讥讽的语调了！

“不”。她坚决地重复道。

“悉听尊便，夫人。我绝不想惹您讨厌。我到这儿来是为您服务的。何况，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相信您完全可以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尤其是您丈夫不能出门，更不可能冒失地将珍珠项链交给别人保管，一定把它藏在了自己套间的某一个角落，只要进行一次有条不紊的搜查，就可以把它找到。我认为我的朋友贝舒完全可以胜任这种本行业中的小差使。不过，我再说一句，如果您需要我帮忙，请于

今晚九至十时往事务所给我打电话。向您致敬，夫人。”

他又吻了吻她的手。然后，他就心满意足地摇摇摆摆地走了，紧接着，院子的大门就被关上了。

当晚，瓦莱莉又请来了贝舒侦探。由于他经常出入阿塞尔马纳公馆，因此他的出现在众人眼里是很自然的事。于是，搜查开始了。贝舒，这位大名鼎鼎的加尼玛尔^①的弟子，是个很受人尊敬的侦探。他按照传统的搜查方法，把男爵的卧室、盥洗室、办公室都分成几个部分，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搜查。一条三排项链的珍珠足有一大堆！要想藏得让人找不到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不能躲过象他这样一个职业侦探的眼睛。可是，他整整干了一个星期，夜里趁阿塞尔马纳男爵服安眠药睡熟之后，他还搜查了他的床上床下。但是，他终于泄气了，项链肯定已经不在公馆里了。

尽管瓦莱莉对巴尔奈特很反感，但她还是决定再跟他的事务所取得联系，并且求助于这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家伙了。如果他能找到项链，让他吻自己的手并称自己为亲爱的男爵夫人，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前，虽然曾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件事迟早要到来，可是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一天下午，仆人急忙来找她，说她丈夫又发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她看到他精疲力尽地躺在盥洗室门口的一张长沙发上喘不过气来，憋得脸都变了颜色，显得极为痛苦。

瓦莱莉吓坏了，急忙给医生打电话。男爵含糊不清地说：

“太晚了……太晚了……”

“不，”她说道，“我向您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挣扎着，打算起来。

“喝水……”他说着，一边蹒跚地向盥洗室走去。

“这个长颈瓶里就有水，我的朋友。”

“不……不……不要这里面的水……”

“为什么这么任性？”

“我要喝别的水……那边的水……”

^① 加尼玛尔是作者在亚森·罗平系列小说中塑造的另外一名保安局侦探的形象，经常受到罗平的嘲弄。

他又无力地摔倒了。她急忙打开他用手指着的水龙头，找了一个杯子，接了一杯水。可是，他又不肯喝了。

接下去是一阵长时间的沉默，水在旁边轻轻地流着。垂死的病人脸颊已经凹陷下去了。他向她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有话要跟她说。她俯下身去。他大概还怕仆人们听见他的话，嘴里还在说：

“再近一点儿……再近一点儿……”

她犹豫着，好象她害怕听到他想说的话似的。然而，她丈夫的目光是那样的严厉，她好象突然被驯服了，急忙跪下来，几乎把耳朵贴在他的唇边。他断断续续含糊不清地说：

“珍珠……项链……在我走之前你应当知道……是这样的……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你嫁给我……是为了我的钱财……”

她表示抗议。在这种弥留的时刻向她这样指控，她深感愤怒。但是他抓住她的手腕，含糊不清地重复着：

“……是为了我的钱财。你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这一点……你不是一个好妻子，所以我想惩罚你。此刻，我正在惩罚你……我心里感到一种无限的欣慰……必须这样做……我愿意现在死去，因为珍珠项链也死去了……你没听见它们正在一个一个地掉下去，被水冲走了吗？噢！瓦莱莉，这是对你的多么好的惩罚啊！……水在一滴一滴地流……水在一滴一滴地流……”

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仆人们把他抬到床上。过了一会，医生来了。还来了他的两个老表姐——她们接到通知就赶来了，从此就不离开病房。她们严密地注视着瓦莱莉的每一个动作，时刻准备去保护各个抽屉和衣柜，以防瓦莱莉翻动。

阿塞尔马纳男爵挣扎了很长时间，直到黎明才咽气。咽气之前没有再说别的话。按照两个老表姐的明确要求，男爵卧室里所有的家具都上了封条。这以后，漫长的守灵就开始了。

男爵下葬后的第二天，瓦莱莉接待了他丈夫的公证人的来访。公证人要求跟她单独谈谈。

他表情严肃地说道：

“我所要完成的这项使命是很艰巨的，男爵夫人。我希望我能够尽快地完成它。同时，我要向您表明，我本人并不同意其中损害您利益的作法，但是我遇到的是一个不妥协的人。您是了解阿塞尔马纳先生的固执的，尽管我尽了最大的努力……”

“请您把话说清楚，先生。”瓦莱莉恳求道。

“是这样的，男爵夫人。我手里有阿塞尔马纳先生的第一份遗嘱，是二十多年前写的。这份遗嘱中指定您为他全部产业的唯一继承人。可是，我应当告诉您的是，上个月，他告诉我，他又立了一份新遗嘱……在这份遗嘱上，他把全部财产留给了他的两个老表姐。”

“这份遗嘱也在您手里吗？”

“他给我念了一遍之后，就把它锁在了这张写字台里。他希望在他去世一周之后再公布这份遗嘱，所以只好到那时才能启封。”

阿塞尔马纳男爵夫人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什么几年以前，在他们夫妻之间关系最紧张的那段时间里，她丈夫建议她卖掉所有的首饰，用这笔钱买了一条珍珠项链。如今她手里的这条项链是假的，而她又被剥夺了继承权，并且，自己没有任何财产。如此一来，她被逼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启封的前一天，一辆汽车在拉波德街一座简陋的铺子面前停了下来，铺子门上有一个牌子：

巴尔奈特事务所

每日下午二至三时办公

免费服务

一个身穿重孝的女人下了车，来按门铃。

“请进。”里面有人喊道。

她走了进去。

“是哪一位呀？”那人又说道，她听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

“阿塞尔马纳男爵夫人。”她答道。

“啊！请原谅，男爵夫人。请坐，我马上就来。”

瓦莱莉·阿塞尔马纳一边等着，一边观察着这间办公室。这个房间简直可以说是空空如也，只有一张桌子，两把很旧的扶手椅，墙上什么都没挂，桌子上也没有文件，甚至连一张纸都没有。只有一部电话机是这个房间唯一的装饰品，也是唯一的工作用具。不过，烟缸里的烟头表明是上等烟，整个房间都充满着一股芬芳的烟香。

屋子后面的门帘掀开了。吉姆·巴尔奈特走了出来。他步履轻捷，面带微笑，依然穿着那件磨得发亮的礼服，领带是现成蝴蝶结，而且也不好，那个单镜片挂在一条黑丝带上。

他冲过来，吻了吻她那戴着手套的手。

“您好吗，男爵夫人？见到您实在高兴……出了

什么事了？您在穿孝？不会出什么大事吧，我想。噢！天哪，看我这个人多糊涂！我想起来了……是阿塞尔马纳男爵，对不对？真是太不幸了！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啊！他是那么爱您！那么，事情怎么样了？”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着。

“阿塞尔马纳男爵夫人……找到了……我想起来了……假珍珠。丈夫是盗贼……一位漂亮的夫人……非常漂亮……她应当给我打电话……”

“亲爱的夫人，”他用越来越随便的声音说道，“我可是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啊！”

这一次，瓦莱莉又被这个人弄得不知所措了。她并不想装出心情沮丧，但她心里并不好过，尤其是自己前途未卜，心里充满了对贫困的恐惧。她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了两个星期，被破产、一贫如洗的幻觉所折磨，被恶梦、悔恨、恐惧和绝望所折磨。这一切，都在她那张憔悴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可是，眼前这个男人却十分快活，并且，对她随随便便，向她直眨眼睛，看样子根本就不理解她的处境。

为了使他们的这场谈话能有个严肃的气氛，她用庄严的语气叙述了事情的经过，重复了公证人对她说过的话，但又尽量避免谴责自己的丈夫。

“很好！好极了！”私人侦探故意用强调的语气回答，脸上露出表示赞许的微笑。“……好极了！……真是一环紧扣一环。看到这场引人入胜的悲剧这样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真让人感到由衷的高兴！”

“高兴？”瓦莱莉问道，越来越不知所措了。

“是的，高兴。我的朋友贝舒侦探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因为我猜想他一定已经给您说明了。”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这个故事的关键呗！这场戏的要害呗！哦？实在够滑稽的吧？贝舒一定笑破肚皮了！”

不管别人笑笑没笑，反正他吉姆·巴尔奈特是开心地笑了起来。

“啊！盥洗室的这一招！这可真是一大发明！这应当算滑稽剧，而不是悲剧！而这场戏的构思是多么巧妙啊！不过，我向您承认，我立刻就嗅出了其中的奥妙。您刚一跟我谈起那个管子工，我马上就猜到了修理水管跟阿塞尔马纳的计划之间的关系。我心里想：真是见鬼！问题全在这里了！男爵在以假乱真的同时，要给真珍珠找一个妥善的隐藏处！因为对他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事，对不对？如果他把珍珠偷走，然后象扔一件不想要的废物似的扔

到塞纳河里，那这仅仅是复仇的一半。为了使他的报复完全、彻底并且漂亮，他必须把珍珠留在身边，藏在一个离自己很近而别人又确实无法找到的地方。事情正是这样做的。”

吉姆·巴尔奈特说得非常开心。他又笑着继续说道：

“事情正是按照他的想法做的。您现在可以听听那位管子工和银行家之间的那场对话：‘喂，朋友，请您检查一下我洗脸池下面的这条排水管好吗？这条管子一直通到地板下面，然后沿着一条很小的坡度离开我的盥洗室，对不对？那么，我现在要您把这个坡度再减少一点。您再在这个地方把管子提上来一些，使这里形成一个凹陷的槽，以便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在里面存放一点东西。一旦打开水龙头，水流过来，把这个槽填满，就会把存在里面的东西带走。您明白了吗，我的朋友？明白了？很好。现在，请在水管靠墙的一面——为了不让人发现——给我钻一个直径一厘米的洞……就在这里……好极了！行了！现在，再用橡皮塞把这个洞给我堵上。堵好了吗？太好了，我的朋友。如今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要酬谢您，同时还要跟您谈一个小问题。咱们说定了，对不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是不是？要守口如瓶。喏，这是现款，买一张今晚六点钟去布鲁塞尔的火车票。这是三张在那边用的支票，每月一张，三个月之后，您就可以自由地回来了。再见了，朋友……’说完，他们就握了握手。当天晚上，也就是您听到小客厅里有响动的那个夜晚，便发生了以假乱真、并把真正的珍珠放进刚刚准备好的藏东西的那个地方，即水管的那个凹槽里的事！现在，您全明白了吧？男爵知道自己不行了，就把您叫来：‘请给我倒一杯水。不，不要长颈瓶里的水……要那里的水。’您听从了他的话，于是惩罚就实现了，您用自己的手拧开水龙头，实现了这种可怕的惩罚。水流着，带走了珍珠，男爵欣喜若狂，喃喃地说着：‘你听见了吗？它们被带走了……他们掉了下去，消失在黑暗中了。’”

男爵夫人心慌意乱，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件事充分显示了丈夫对她的怨恨，这使她感到可怕。但是，她从这些事件中又清楚地看出另外一件更可怕的事。

“这么说您都知道？”她轻轻地说，“……您知道事实真相？”

“当然。”他说，“这是我的职业嘛。”

“可是您竟然一个字都没说！”

“什么？不过，是您不让我说出我已经知道的和我即将知道的情况，是您相当粗暴地把我给打发走了。我这人还是很谨慎的，所以我并没有坚持；再说，我的判断也需要得到验证。”

“那么您验证了吗？”瓦莱莉喃喃地问。

“噢，完全出于好奇。”

“哪一天？”

“就在当天夜里。”

“就在当天夜里？您到我丈夫的套房？可是，我一点声音也没听见。”

“我已经习惯于不出声地进行搜查。阿塞尔马纳男爵同样没听见声音。然而……”

“然而？”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又把水管上的洞钻大了，您知道吗？就是往水管里塞珍珠的那个洞。”

“那么，那么，您看到了？……”

“看到了。”

“珍珠？”

“珍珠就在里面。”

瓦莱莉声音哽咽着，接着说道：

“那么，如果珍珠就在里面，您一定……把它们拿走了……”

他坦率地承认道：

“上帝啊，我相信，要是没有我吉姆·巴尔奈特的话，这些珍珠就会遭到阿塞尔马纳先生安排的命运了，就是他所说的那种情况，您还记得吗？‘它们将被冲走……它们消失在黑暗中……水在一滴一滴地流。’那样一来，他的报复也就实现了。这将是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一条那么漂亮的项链……一件稀世之宝！”

瓦莱莉本来不是容易暴跳如雷的女人，但是，今天，她是如此的愤怒，以至于她一下子跳到那位巴尔奈特面前，打算去揪他的衣领。

“这是盗窃！……一个冒险家！一个骗子！”

“骗子！……太美了……”他轻轻地说。

可是瓦莱莉却刹不住车了，她气得浑身发抖，在屋子里来回走着，嘴里喊道：

“我可不能让您得逞！把它还给我，立刻还给我！否则，我就通知警察局！”

“噢！这打算太恶毒了！”他大声说道，“象您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能对一个无限正直和廉洁的人如此粗暴呢！”

她耸了耸肩，命令道：

“还我项链！”

“这项链本来就由您支配嘛，真是的！难道您以为吉姆·巴尔奈特会抢劫那些肯赏脸请他帮助的人吗？活见鬼！这样一来巴尔奈特事务所不就完了吗？而本事务所的信誉恰恰建立在它的廉洁和绝对不收任何费用之上的。一个子儿不要！我不向委托人索取一分钱。如果我把您的珍珠留下不还给您，那我就个小偷，是个骗子。可我是个正直的人。这就是您的项链，亲爱的男爵夫人！”

他拿出一个布口袋，里面盛着他收集起来的珍珠。他把口袋放在桌子上。

“亲爱的男爵夫人”目瞪口呆，用颤抖的手抓起那条珍贵的项链；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道真的会把项链还给她吗？……

她拿起项链踉踉跄跄地向门口跑去。

“看您多么着急！”他笑着说，“您连数都没数一下！一共是三百四十五粒，一颗不少。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好珠子……”

“是的……是的……”瓦莱莉说，“我知道……”

“您可以肯定，是吗？这确实是您的珠宝商估价五十万法郎的那些珍珠吗？”

“是的，就是这些珍珠。”

“您可以保证吗？”

“可以。”她肯定地回答。

“既然如此，那么我把它买下了。”

“您买这些珍珠？这是为什么？”

“因为您已经身无分文，只好将它卖掉。您最好把它卖给我，我出的价格会比任何人都优厚。我用高于它的原价三十倍的高价收买这些珠珍！我不会给您五十万法郎，而是给您一千万！哈哈！您被惊呆了？一千万，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一千万？”

“这恰恰是——据说——阿塞尔马纳先生留下的遗产的价值。”

瓦莱莉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丈夫的遗产？”她说道，“我不懂这其中的关系，请您解释一下。”

吉姆·巴尔奈特温和地说道：

“用几句话就可以解释清楚了。您现在要作选择：或者要珍珠项链，或者要遗产。”

“珍珠项链……遗产……”她重复着。

“就是这么回事。正如您跟我说的那样，关于这份遗产有两个遗嘱，第一个遗嘱对您有利，第二个遗嘱对那两个比王侯还富的老表姐有利。这两个家伙好象很恶毒，如同两个巫婆。如果找不到第二份

遗嘱，那么就只有第一份有效了。”

她低沉地说道：

“明天就要启封打开写字台的抽屉了。第二份遗嘱就在里面。”

“它在里面……或者不在里面。”巴尔奈特用嘲笑的语言说道，“根据鄙人之拙见，它已经不在里面了。”

“这可能吗？”

“非常可能……甚至可以说肯定……我好象记起来了。咱们上次谈话的当天夜里，当我又回去检查洗脸池的水管时，我趁机在您丈夫的屋子里转了一圈儿。当时，他睡得那么香！”

“您拿走了遗嘱？”她颤抖着问道。

“好象是拿了。就是这张破纸片吧？”

他展开一张印花的公文纸。她认出上面是阿塞尔马纳的字。她念道：

“本人，银行家阿塞尔马纳，鉴于某些不能忘怀的事实，正式宣布吾妻绝对无权继承我的遗产……”

她念不下去了，声音哽在喉咙里。她浑身无力，倒在一把扶手椅里，结结巴巴地说：

“您偷了这张遗嘱！我可不愿当您的同谋！我那可怜的丈夫的遗嘱必须得到实现……必须！”

吉姆·巴尔奈特显得很激动：

“啊！您做得太对了，亲爱的朋友！您的义务就在于做出牺牲。我表示完全赞同。尤其是，非常不幸的义务。因为那两个老表姐根本不配得到任何好处，只是您为了让自己成为阿塞尔马纳先生怨气的牺牲品。怎么？就为年轻时犯的那小小的过失，您竟肯接受这样巨大的不公平：美丽的瓦莱莉将被剥夺她本有权享受的荣华富贵，将去过一贫如洗的生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请您再仔细考虑考虑，夫人！再斟酌一下您的决定，想想它的全部后果。如果您选择了这条项链，也就是说——为了不在我们之间造成任何误解——如果这条项链离开了这间屋子，那么，公证人明天就会理所当然地拿到这第二份遗嘱，您也就被剥夺了继承权。”

“否则呢？”

“否则第二份遗嘱既没有人见过，也没人知道它的内容，因此它也就根本不存在了，您也就当然地继承全部遗产了。多亏了吉姆，这一千万法郎又回到了您的手里。”

瓦莱莉感到窒息了，嗓子好象被堵住了，浑身无力。如果她不把项链交给他，遗嘱就将公开。

吉姆·巴尔奈特走进被门帘隔开的里屋，过了

一会，满脸红光地走了出来。

他向她俯下身，笑着说：

“好吧！我觉得您现在看问题比较清楚了。这再好不过了！再说，有谁能想到富有的阿塞尔马纳夫人会戴一条假珍珠项链呢？无论是您的女友还是男友都不会这样想的。这样一来，您不就一箭双雕了吗？既得到您应得的财产，又得到一条大家都会信以为真的项链。这不是尽善尽美了吗？生活在您面前不是又将变得充满欢乐了吗？啊！那动荡不定、千变万化、妙趣横生和充满欢声笑语的生活！在您青春妙龄之时尽情地谈情说爱吧。”

此刻，瓦莱莉可没有丝毫谈情说爱的愿望。她向吉姆·巴尔奈特投去一道充满仇恨和愤怒的目光，站起来，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她把那一小袋珍珠留在了桌子上。

“这就是所谓的正派女人！”巴尔奈特把两只手交插在胸前，愤怒说道，“她丈夫为了惩罚她的放荡，剥夺了她的继承权，可是她竟然不尊重丈夫的遗嘱！本来有一份遗嘱，可是她把它给变没了！有一个公证人，可是她却愚弄了他！那两个老小姐嘛……她把她们抢了个精光！真是罪恶滔天！而我这个伸张正义，惩恶扬善，使大家各得其所的角色该有多么崇高啊！”

吉姆·巴尔奈特敏捷地把项链放到了它应该放的地方，也就是说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他穿好衣服，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戴上他的单片眼镜，离开了巴尔奈特事务所。

乔治国王的情书

有人敲门。

巴尔奈特私人侦探所的巴尔奈特先生正躺在扶手椅里打着盹，等顾客上门。

“请进。”

一看到进来的人，他立刻亲热地喊道：

“啊！是贝舒侦探！你来看我，这太好了。你身体不错吧，我的朋友？”

贝舒侦探的衣着举止都跟保安局的一般侦探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很注意风度，裤线熨得笔直，领带打得端端正正，假领子浆得很硬。他脸色苍白，身体细长，体质纤弱，可是却长着两只又粗又壮的胳膊，就好象从拳击冠军身上偷来胡乱安在自己的躯体上似的。他对这两只胳膊颇为自豪。此外，他脸上总是流露着一种洋洋自得的表情，目光也还算机灵、聪明。

“我从这里经过。”他说，“我了解你的生活习惯，所以心里就想：哎，现在正是吉姆·巴尔奈特上班的时间，我何不进去看看他呢？”

“何不向他请教请教……”吉姆·巴尔奈特替他把话说完。

“也许是这样吧。”侦探表示承认。

巴尔奈特问道：

“到底是什么事啊？你今天怎么这样难开口啊？”

贝舒用拳头敲着桌子（他那拳头的力量也跟他那两条铁杠般的胳膊同样可怕）。

“不错，我是有点犹豫。你作为私人侦探，我作为警察局的侦探，咱们已经三次合作侦破疑难案件了。可这三次，我发现那些请你帮忙的人都是怀着某种怨气和你分手的，比如阿塞尔马纳男爵夫人就是如此。”

“就好像我趁机敲了他们竹杠似的……”巴尔奈特打断他的话说。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巴尔奈特拍着他的肩膀说：

“贝舒侦探，你是知道我事务所的座右铭是‘无偿服务’，所以我可以向你发誓。你听着：我从来不向我的顾客要一个子儿，也从来不接受他们给我的一个子儿。”

贝舒松了一口气。

“谢谢！”他说，“你知道，我出于职业良心，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才能同别人合作，所以，请原谅我的冒昧：我想知道巴尔奈特事务所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呢？”

“我得到好几位慈善家的赞助，但他们并不希望公开自己的姓名。”

贝舒没有再追问下去。巴尔奈特又接着说：

“那么，贝舒，你那案子发生在什么地方？”

“在马尔利附近。那个老好人沃什莱尔被人杀害了。你听说过这件事了吗？”

“听说过一点。”

“这个案子非常奇怪，不过报纸对此却不大感兴趣。”

“是用刀子杀的吧？”

“对，刺在后背。”

“刀上留下指纹了吗？”

“没有，刀柄可能是用纸包着的，因为发现有烧过的纸灰。”

“没留下别的痕迹吗？”

“一点也没有。屋子里很乱，家具都被推倒了，

只有一张桌子的抽屉被撬开了，但是无法判断凶手为什么要撬锁，拿走了什么东西。”

“调查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正在让一个退休职员勒鲍克先生和科迪三兄弟进行对质。这三个家伙都是最无耻的地痞无赖，并且专搞违禁打鱼狩猎的勾当。他们双方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但又都空口无凭。咱们一块坐汽车去现场看看好吗？能亲眼看看现场比审讯有用得多。”

“走吧。”

“还有一句话，巴尔奈特先生。这个案子是弗尔梅里先生经手的，他很想通过审理案子引起上级对自己的重视，并在巴黎捞一个好位子。这是一个吹毛求疵，神经过敏的人，他可能受不了你在跟其他司法人员合作。”

“贝舒，我向你保证尽量尊重他。”

他们来到离冯第纳镇还有一半路的马尔利森林，看到在一条狭长的土地与大片森林分开的轮伐林中间，有一座很矮的小屋子，房子四周有围墙，旁边有一小块菜地。一个星期以前，在这座被称为“茅屋”的小房子里还住着一个老书商，老好人沃什莱尔。他除了有时到巴黎各码头^①去选购些旧书以外，从不离开他那座周围长满花草和蔬菜的小屋子。他非常吝啬，生活过得很简朴，但是别人以为他很有钱。他从不接待来客，只有住在冯第纳镇的朋友勒鲍克先生除外。

对案子的模拟分析以及对勒鲍克先生的询问都已经结束了。吉姆·巴尔奈特和侦探贝舒两人下车时，看到那些司法官员们正在院子里闲逛。贝舒向把守“茅屋”的警察作了自我介绍以后，巴尔奈特就跟着他去见预审法官和代理检察长。这两个人正在一个墙角里，科迪三兄弟已经开始讲他们的证词。他们是三个短工，年龄差不多大，但长得一点儿都不象，唯有脸上的表情是一样的：阴沉，固执。这时，老大说道：

“是的，法官先生，我们就是从这里跳进来救人的。”

“你们是从冯第纳来吗？”

“是从冯第纳来，回来干活儿。当时钟正好敲两点，我们在跟德妮丝大娘聊天，就在那儿，在轮伐林边上。这时传来了呼喊声。‘有人在呼救，’我说，‘是从茅屋里传出来的。’”

“那是沃什莱尔老头在呼救，法官先生。我们都

^① 巴黎塞纳河畔的码头上，经常有卖旧书的书摊。

认识他，所以就赶紧跑过来，翻墙而入。当然，墙上尽是些碎玻璃片，翻起来可没那么容易，然后我们又穿过院子……”

“房门打开的时候，你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在那儿。”老大说着，把大家的目光引到花坛旁边。

“就是说离台阶有十五米远。”法官指着通向前厅的两道台阶说，“你们从那里看见了……”

“勒鲍克先生。我看见了他，就象我现在看见你一样千真万确——他一下子从里面冲出来。当一看见我们，他又飞快地跑回去了。”

“你肯定是他吗？”

“我向上帝发誓，肯定是他！”

“你们俩也肯定吗？”法官又问另外两兄弟。

他们也回答：

“向上帝发誓，肯定是他！”

“你们不会搞错吧？”

“他住在我们隔壁已经五年了，我们都住在冯第纳镇上。”老大说，“而且我还给他送过牛奶。”

法官叫人把前门打开。这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身穿栗色斜纹布衣服，头戴一顶草帽，脸色红润，笑容可掬。

“勒鲍克先生！”三兄弟异口同声地喊道。

代理检察长低声说：

“很明显，离这么近是不会认错人的。所以科迪三兄弟不可能搞错谁在逃跑，谁是杀人凶手。”

“这是肯定的。”法官说，“不过，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话呢？咱们再到里面看看好吗？”

大家都走进房子里，来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的四壁都是书，好象挂了壁毯一样。家具很少，只有一张大桌子，就是这张桌子的抽屉被撬了。还有沃什莱尔的一幅跟真人一样大小的肖像，肖像没有镶框，是着了色的速写，可能是一位蹩脚画匠按着他的影子画下来的。地上还有一个被害者的模型。

法官问道：

“科迪，你们进来的时候，又看到勒鲍克先生了吗？”

“没有，我们听见这里有呻吟声，就赶紧跑来了。”

“那么说，当时沃什莱尔先生还活着？”

“噢，半死不活了。他趴在地上，背上插着一把刀子。我们跪了下来。那位可怜的先先生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

“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

“只听见他说勒鲍克的名字。他重复了好几次：‘勒鲍克……勒鲍克……’就死了。我们四处搜索，可是，勒鲍克已经不见了。厨房的窗子开着，他可能从那里跳了出去，顺着那条鹅卵石小路跑了。那条路很隐蔽，一直通到他家房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去报告警察局。”

法官又提了几个问题，让三兄弟明确地指控勒鲍克。然后，转向勒鲍克先生。

勒鲍克一直听着他们的谈话，没有打断他们，而且，他那张平静的脸上连一点愤怒的表情都没有，就好象科迪弟兄们编织的这些话荒谬绝伦，并深信这些话在法官心目中也会如同在他心目中一样地显得可笑。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勒鲍克先生？”

“没有别的话好说了。”

“你还坚持认为……”

“我仍然坚持那些事实。我白天从不出门，每天下午从一点到四点都在窗前看书，用烟斗抽烟。那天，天气非常好，我的窗子一直开着，有五位行人看见了我，就象他们每天下午都能看见我那样。他们从我花园的栅栏缝隙中看见我的。”

“我将在今天晚上传讯他们。”

“那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证词会说明事实真相，因为我不会分身法，不可能在这里和在家里同时出现。因此，法官先生，您可以相信，根本没有人看见我从‘茅屋’里出来，我的朋友沃什莱尔也不可能叫着我的名字，而科迪三兄弟才真正是罪大恶极的坏蛋！”

“那么，你还是指控他们是凶手，是吗？”

“噢，这只不过是一种估计而已。”

“但是，有一个老太太，德妮丝大娘说，‘茅屋’里传出叫喊声时，他正和他们聊天呢，她当时在拾柴禾。”

“她是跟他们当中的两个人聊天，那么第三个人在哪里呢？”

“第三个在他们后面一点。”

“她看到他了吗？”

“她觉得好象看见了，她不太肯定。”

“所以，法官先生，谁能证明第三个科迪没有在这里杀人呢？又有谁能证明那两个在附近放哨的科迪翻墙进去的目的，不是为了抢救受害者，而是为了扼住他的喉咙，并把他结果掉呢？”

“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单单要控告你呢？”

“这是因为我有一块小猎场，科迪兄弟是违禁狩

猎者。由于我的告发，他们两次违禁打猎被当场抓住，并受到判决。今天，他们为了不受控告，非得找个替死鬼不可，就对我进行报复了。”

“这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就象你自己刚才说的那样。你说他们为什么要杀人呢？”

“这我不知道。”

“你能猜出从抽屉里拿走的是什么东西吗？”

“猜不出，预审法官先生。我的朋友沃什莱尔生活并不富裕，尽管别人都说他有钱。他把自己那一点点积蓄都存在经纪人那儿了，家里分文不留。”

“他一件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吗？”

“一件也没有。”

“他那些书呢？”

“都没有什么价值，这一点你可以查实。这也正是他平生一大憾事。他希望能搞到几种孤本书或者善本书，但他无力购买。”

“他从来没跟您谈起过科迪兄弟吗？”

“从未谈过。虽然我非常渴望为我这位可怜的朋友报仇，可我并不想说那些没有确凿根据的话。”

询问在继续着。法官又向那三兄弟提了好些问题，可是都毫无结果。在澄清了几个枝节问题以后，司法官员们就到冯第纳镇去了。

勒鲍克先生的家位于村边上。他的房子比那座“茅屋”也好不了多少，一片修得整整齐齐的、很高的篱笆围住了院子，从篱笆的空隙中望去，可以看到一片圆形的草坪后面有一座白色的瓦房，跟那座“茅屋”一样，这院子的宽度顶多也就是十五米到二十米左右。

法官请勒鲍克先生坐到出事那天坐的位置上去。于是，勒鲍克先生就在窗前坐了下来，膝盖上放着一本书，嘴里叼着一只烟斗。

这一次也同样不会搞错，谁只要从篱笆前经过，往屋子里瞥一眼，都会清清楚楚地看见勒鲍克先生。那五个证人也被找来了，都是冯第纳的农民或是小店主。他们又重申了自己的证词。这样一来，出事那天从下午一点到四点，勒鲍克先生一直坐在窗前这一事实，就同今天司法官员们所看到的一样千真万确了。

这些人在这位私人侦探面前也并不想掩饰自己的困境了。贝舒向预审法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巴尔奈特，说他是一位洞察力极为敏锐的侦探。法官情不自禁地对他说：

“这真是一件棘手的案子，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对，说说您是怎么看的。”贝舒也附和着说，并且示意巴尔奈特对法官要有礼貌。

以前，吉姆·巴尔奈特一声不响地旁听了“茅屋”里的对质。贝舒好几次问过他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他只是时而点着头，时而咕哝着些单音节的字。

现在，他很有礼貌地回答法官说：

“的确棘手，预审法官先生。”

“就是嘛！实际上，他们双方的指控和被控的份量都差不多。从勒鲍克这边讲，他出事时不在现场，他那天下午不可能离开家。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那三兄弟的话也很经得起推敲。”

“的确经得起推敲。不过，他们双方总有一方是杀人凶手。但是，究竟是哪一方呢？难道那三个面貌粗野、样子可疑的科迪兄弟是无辜的吗？难道那位老实、安祥、笑容可掬的勒鲍克先生会是罪犯吗？或者，就象选演员的脸型要符合戏里的人物那样，是勒鲍克无辜，科迪兄弟有罪吗？”

“不管怎么说，你也不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弗尔梅里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噢，正相反，我比你们要清楚得多。”吉姆·巴尔奈特肯定地回答。

弗尔梅里先生咬了咬嘴唇。

“既然如此，就请你把你的发现告诉我吧！”

“到时候我自然会说的。不过今天，预审法官先生，我只想请你传一个新证人出来作证。”

“一个新证人？”

“对。”

“他的姓名、地址？”弗尔梅里先生问道。他完全被弄糊涂了。

“我也不知道。”

“嗯？你说什么？”

弗尔梅里先生开始怀疑这位“杰出”的侦探是不是在嘲笑自己了。贝舒显得非常不安。

最后，吉姆·巴尔奈特用手指着离他们十几步远、一直在自己座位上认真吸烟的勒鲍克先生，小声对他说：

“在勒鲍克先生皮夹子里的一个秘密夹层里，有张名片，上面打了四个排成菱形的小洞，这张名片会告诉我们那位证人的姓名和地址的。”

弗尔梅里先生还没有明白他这些离奇的话是什么意思，但贝舒可没有犹豫，直截了当地让勒鲍克先生把皮夹子交了出来。那里面果然有一张名片，上面有四个排成菱形的洞，并且写着伊丽莎白·洛